



无怨

(香港) 严沁 著

无 怨

(香 港) 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谢 景
责任编辑：梁 健

无 怨
(香港) 严沁 著

*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787×1092毫米 32开 7.5印张 160千字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广州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—80000册

*
ISBN 7-5059-0135-4/I·93
(统一书号：10355·1135)定价：1.70元

林姮宜走进这山顶的别墅时，心中充满了好奇。仿佛时光倒退了五十年，别墅里的一切全是三十年代的，包括布置，气氛和人。

一个五十来岁，貌似管家的妇人陪着一位六十多岁，斯文又有气派的夫人从半圆的楼梯上走下来。楼梯上铺满了又厚又软的地毯，听不到一丝声音。那感觉——感觉是幽灵的来到。

姮宜不自觉的站起来，因为那位夫人已经走到她面前。那位夫人即使如今看来也是那样的精致，那样秀丽，那样的风华绝代，那样雍容。

“请坐，林小姐。”夫人用悦耳的京片子说。

姮宜下意识透口气。她正在想，这样的夫人如果说广东话，那就大刹风景了，夫人是属于三十年代的，充满了上海的风情和味道。

“我——我只能说广东话。”姮宜结巴的。

“不要紧，我能听。”夫人安详的微笑。“你是林哲之让你来的？”

“是。爸爸吩咐我来到此地，第一位要拜访的人就是您。”姮宜十分恭敬有礼。

“是。哲之是你父亲。”夫人又微笑一下。

姮宜开始偷偷的打量她。她穿了件黑色有暗花的丝旗袍。没有戴首饰，只是耳朵上龙眼那么大的一对真珠耳环，越映得她肤色胜雪。

而且，她是纤瘦的，非常的飘逸清爽。

“哲之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你这次东来是预备在此地工作的，是吧？”夫人又问。

“是。夫人。”姁宜点点头。她是个二十七八岁，风度气派绝佳的女人，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。“我是应聘为此地一大学做教师，合约签了两年。”

“女孩子教书，很好。”夫人又说。“不过你不必叫我夫人，可以叫我宋安悌，或安慈安悌。”

原来夫人的名字叫宋慰慈。名字象三十年代的人。

“我只叫安悌好了，简单些。”姁宜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礼物。“这是爸爸让我带给安悌的。”

宋夫人仿佛早已知道是什么，不出声就接过去。

“这是爸爸的新书，叫《朝代》，在美国倒是挺获好评的，爸爸希望安悌指正。”姁宜说。

“想不到哲之教学之余还有兴趣写书。”宋夫人微笑摇头。“这么多年，他倒真是没变。”

“爸爸是个执着倔强的人，永不放弃自己的理想。”姁宜想一想说。

“是吗？”宋夫人似有点恍惚。“是吗？”

她始终没有翻开书来看一看。

“本来现在美国放暑假，我请他跟我东来一游，他却不肯。”姁宜笑。“他说，还不是时候。”

“是，还不是时候。”宋夫人连连点头。

姁宜很诧异，这位宋夫人怎么了？是人老了变得迷糊？或本来就如此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门外走进一个书卷气极重，又气宇轩昂的年轻人——不，并不太年轻，他至少也过了三十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他打招呼，又同姁宜点头示意。

“啊！怀远回来了，”宋夫人立刻打起精神。“来，我

替你们介绍，怀远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林姮宜是我老朋友的女儿，才从美国回来。”

宋怀远极有礼貌的和姮宜握手。看真了，他是个十分好看的男人，好看在风度，在气质，在修养上。

“我回来教书的，已有聘书。”她说。

“好极了，我也当教授，”他欣喜。从他眼里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开心。“以后可以交换心得。”

“我必须多请教，我没有经验，拿博士学位才两年。”她由衷的。

她对这一切都好的漂亮男人也有好印象。

“你学什么？电脑？”他问。

“为什么电脑？”她笑起来。“我学数学。”

“这倒令我意外。电脑是最流行的科目。”他说。

“我学数学，因为它接近真理。”她认真的。“对学问，我执着又不讲道理。”

他眼中有异样的光采。

“猜猜看我学什么？”他问。

她左右打量着他，想了半天，还是摇头。

“看外表无法知道你学什么，”她笑。“但你的气度，神经极像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出来的。”

他先是一阵呆怔，然后大笑起来。

“你的眼光真这么利？或是猜的？”他叫。“或者妈妈一早就说过我学什么？”

“见你之前不知道安悌有这样的儿子。”

“你从哪儿看见我出自哈佛工商管理学院？”他再问。

“你和纽约一些大财团，大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很神似，

那种气派与自信是别的学校学生学不来的，”她笑。“只有哈佛的学生象你这样。”

“该谢谢你的赞赏吗？”

“我的学校也不差，我是MIT的，麻省理工。”她颇为骄傲。

“女孩子能拿到数学博士的确不简单，”他换一种口吻，“尤其是MIT的。”

“你们在念书上该是旗鼓相当，”宋夫人微笑。“学校又是门当户对。”

“那么，留在我们家晚饭？”怀远说。

“好。”她也不客气。谈得这么融洽。

“你现在住哪儿？”宋夫人突然问。

“酒店。因为学校的宿舍还没有替我弄好。”

“不如这样吧！搬来我们这儿，反正地方多，以后你也不必自己弄饭什么的。”宋夫人慈祥的。

“那——怎么好意思，我在香港起码住两年。”她说。

“莫说两年，住二十年，四十年又如何？”宋夫人笑。

“我们这儿有五间客房，就算普通睡房，也有六间，你可以随便挑选。”

“那——”姁宜还在犹豫。

“晚饭之后我去替你搬行李！”怀远眨眨眼，他也有顽皮的时候。“妈妈好客，极怕寂寞。”

然而寂寞，谁又不怕呢？包括姁宜。

“那么，在拿到宿舍之前我住这儿。”她说。

“那象什么话呢？太见外了，”宋夫人温柔斯文。“以我——我们宋家和林家的关系，这点小事也要计较？”

但是宋家和林家什么关系？父亲林哲之并没有告诉姪宜，她只奉命来拜访，送书的。

“你就依了妈妈吧！”怀远笑。“要不然妈妈今夜一定睡不稳。妈妈是这个脾气。”

“是。我听安悌的吩咐。”她只好说。

又闲聊了一阵，已是晚饭时候了。工人来请他们用饭，在那间浅黄色的饭厅里，享受一餐极丰富的食物。尤其令姪宜惊讶的是，普通晚餐，也用着极其讲究的银餐具。

吃水果的时候，一个白衫黑裤的女工人始终侍候在一边，又殷勤又有礼。姪宜想，在美国除非是洛克菲勒或肯尼迪，或罗宾逊家族才有这气派吧！

当工人送上茶时，怀远提出：“不如现在去酒店拿行李？”他望着姪宜。

“我随时都行。”

“那么早去早回。”宋夫人淡淡的。“我不等你们了，我习惯早睡，怀远替姪宜安排一切。”

“是。我会。”他带着姪宜离开。

“我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”她坐在车上。

“我也从来没见过妈妈如此殷勤留客。”他笑。“我相信她一定极喜欢你。”

“我没有和母亲相处的经验，”她说：“母亲生我时难产而死，或只可以说是爸爸的女儿。现在正给我一个机会学习。”

“妈妈极容易相处，她是位开明的老人家，”他说：“爸爸在生时她曾显赫一时，现在，只是个寂寞的老人。”

“你父亲——听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大官。”她好奇的。

“是——是的！”他不置可否，仿佛不愿提起。

姁宜对中国近代史不熟，但——仿佛记得没有一个姓宋的大官。

“你们家里全是极讲究，极名贵的古董，我看连客厅门口那幅地毯都不简单。”她聪明的转了话题。

“你很有眼光，”他打着哈哈。“但——那也不算得什么，听妈妈说以前在大陆上——”

他突然住口不说，是讲错了话吧！

她也不追问，不想令两人之间尴尬。他们今天还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，

“说说你的——家庭情形。”他勉强找话题。

“我只有父亲。”她苦笑。“而且我只记得移居去美国之后的生活。以前——我是一片空白。”

“什么时候移民美国？”

“一岁多时。”她说。

他忍不住笑。

“一岁多，当然以前的一切全不记得啦！”

“不——我相信儿时的一切一定会有模糊的印象，”她皱眉。“但是我——真是一片空白。”

“小时候记忆力不好，脑筋还没开。”他说。

“也许是吧！”她耸耸肩。“记不起以前，我的确觉得遗憾。好在我有一张照片。”

“哦”

“大约六、七个月时，刚会爬的照片，”她笑。“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张了。”

“带来了吗？下次给我看看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她说。

她的斯文中带着几分爽朗，是极受欢迎的个性。

“除了教书外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”他问。

“暂时没有，迟些时候我想学古筝。”

“古筝？！”

“是培养内在外在美的极好训练，”她说：“我极喜古筝的声音，非常古典，非常高山流水。”

“什么叫‘非常高山流水’？”他问。

“我很难解释，那只是种感觉。”她想了一下。“或者是古筝音韵的流畅好象流水，又可以低八度高八度的弹，哎——我真是很难形容。”

“你到我们家住对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妈妈是一流的古筝演奏者，”他笑。“她可以比美任何职业高手。只是她从不收学生。”

“我能例外吗？”她十分向往。

“看你的造化。她那么喜欢你，或者她肯。”

她想了一阵子，脸色十分兴奋。

“怎么到了此地，我的运气会这么好？”她似在自问。

“莫非真是东方利我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离开泥土的花你可曾见它开得更美？”

她看他一眼，遂陷入深深的沉思中。

姁宜在宋家就这么住下了。

她也被安排住在楼上，和宋夫人的卧室比邻而居。卧室很大，起码有四五百尺，布置也极古雅。她欣赏的是，无论

卧室或客房，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浴室厕所。

这屋子实在是此地少有的讲究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此地是著名的寸金尺土。

学校还没开学，她十分清闲。每天只看看书，陪宋夫人聊聊天，如此而已。

她在给父亲哲之写信，总得把近况报告一下。不知父亲知道她搬来此地会有什么反应。

然后她下楼。

她以为星期天，宋夫人和怀远都会在，但整个楼下静悄悄的，连工人的影子儿不见。

她觉得奇怪。平日宋夫人足不出户，她今天去了哪里？那许多工人呢？一起放假？

花园里一个花王在修枝剪叶，她走了过去。

“请问——人去了哪里？”她柔声问。

那五十多岁的花王抬起头，看她一眼。

“是你，小姐。”宋夫人已把她介绍给全屋子的人了。吧！“他们去做礼拜。”

“什么？！做礼拜？全体？”她意外极了。

“是。我们全是基督徒，”花王说：“夫人用我们之前必会问清楚我们的宗教，这是很重要的。”

“夫人没有问过我。”她说。

“你怎么一样呢？你是小姐。”花王很老实。

“但是我也是基督徒，只是——不那么爱上教堂。”她笑。“我觉得上帝自会在我们心间。”

“做礼拜是重要的，”花王不同意。“听牧师讲道，可以增加人的灵性。”

姁宜当然不愿和一个花王辩驳，她只笑一笑，离开花王，朝花园另一端走去。

宋家的大屋是极漂亮的，又大，又古典，又气派，附近的房子没有一家能比得上。然而这样的房子只住着两个主人和六七个工人，此地实在很不公平。她知道真有一家八口住一间百呎小房的事。

铁闸门在响，电力使大门缓缓开启，驶进一部黑色劳斯莱斯。后面跟了一辆长平治。

他们回来了，是吧！

姁宜喜悦的迎上去，先下车的是怀远。

“去做礼拜也不叫我？”姁宜笑。

“看你屋子里没有声音，以为你还没有起床。”他淡淡一笑。极有书卷味。

“我也是基督徒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小时候我看见你受洗礼。”宋夫人说。

“啊——你看见我受洗礼？怎么我全无印象？”姁宜说。

“那时——啊！你才几个月大，”宋夫人笑得勉强。

“下星期我们一起去礼拜。”

“好的。”姁宜回答。

宋夫人带着工人们先进屋子。工人们都换下了她们的白衫黑裤，穿上普通的衣服，管家陈太太也在一边。

“妈妈大概看着你出生的。”怀远和姁宜走在后面。

两人年龄相若，气质相若，很自然的成了一对。他们俩相处犹如兄妹。

“相信爸爸也看着你出生。”姁宜说：“这屋子里一切皆古旧，所以你也叫怀远？”

“不知道。名字只是名字。”他淡淡的笑。“只要配合个人就行了，姁宜很配你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？”她笑。“你是不是该叫宋彪？宋大龙之类的？”

“真顽皮。”他轻拍她肩，很温馨的。

“在家里我从不顽皮，因为只对着父亲，”她说：“而爸爸却是严肃的，我很少见他笑。”

“没有理由。生活对他又不成负担。”他说。

“不知道。我不敢问。”她笑。“虽然他是爸爸，感觉上并不接近。”

“不象我同妈妈相依为命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你们的富足丰裕很少有人能比，还说相依为命？”

“只是比譬。”他也不反驳。“下午我们出去走走。”

“去那里？”

“无所谓。我们总不能每天困在屋子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不是常常去棋社下围棋吗？”她问。

“是。但不是在这阳光这么好的下午。”他望望天际。

“想不想游水？”

“想，可是不喜欢去挤沙滩，”她摇头。

“去别墅，那儿的泳池非常好。”他有点孩子气。

“两个人——算了。”她突然有点退缩。和他单独在一起，她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她也不知道。

“你喜欢很多朋友一起？”他望着她。

他的眼神非常动人，温柔而有情，是那种很容易引人陷下去的眼睛。

“也不是。我这人很极端，要不就喜欢自己一个人，要不就喜欢一大堆人。”她说。

“不曾有过男朋友？”

“我很挑剔。”她淡然摇头。“我不喜欢外国人，也看不起不如我的留学生。”

“实在挑剔。”他笑。“你喜欢哪一种人？”

“骄傲得来有理由，自信得来有条件——”她说。突然想起，他不就是这种人？于是住口不说。

“怎么不说下去？”他目光炯炯的望着她。

“想不起还有什么。”她避开他视线。

“真想不到还有人跟我一样挑剔。”他笑。

“所以我从来没见过你有女朋友出现。”

“还没找来，怎能出现？”

“安悌不催你？”她问。

“她的眼光比我更高！”他笑，“直到你出现，她不曾欣赏过任何人。”

“你们接触的人太少了。”她避开正题。

实在不喜欢把话扯到她身上，这很别扭。

“我的学生，我的同事，还有以前在英国的同学，”他摇摇头。“也不算少了。”

“安悌自己也没有什么朋友。”

“是。我只听见她提过你父母。”怀远笑。“你父亲——教了一辈子大学？”

“是吧！我没有问，理当如此。”

“那有不知父亲以前做什么的女儿？”他看不过眼。

“说过跟父亲不是很接近，而且——你对你父母以前的

事很清楚？”

他一窒，好半天才说：

“自然——比你知道多些。”

“我们扯平，好不好？”她笑。“我是个不喜欢怀念旧事，不喜欢翻旧账的人，可以——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！”

“你个性如此，会不会和我们家格格不入？”

“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感觉到。”她说：“我看见你们起居室里有很多很多录影带，谁看的？”

“妈妈，有时她看一些西片的片集。”他说：“她是很寂寞无聊的，六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。”

“谁不是几十年就过去了呢？”

“你不会明白，她——”他脸色变一下，不再说下去。

“就要午餐，我们进去吧！”

“在你家养尊处优，不知道我搬出去之后还能习惯吗？”她笑。

“在美国你们生活怎样？”他好奇。

“极普通，没有工人。”她说：“我弄饭，清理屋子，剪草及屋子外的工作请一个留学生做，生活简单，一切机械化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你真自己做饭？”他好奇的。

“要不要试试？找一天放工人假，我来做晚餐。”她绝对有兴趣。

“免了，免了，免得妈妈责怪，你是她的上宾，怎么可以进厨房？”

“你们家阶级观念重。而且你极怕安悌。”她说。

“她是妈妈，她养大我。”他的声音低沉了。“这屋子

里的一切全由她作主。”

“你们家的维持靠你吗？”她好奇的问。“哎！我是太多管闲事了。”

“当然不。我能帮得了什么？我的薪水大概只能供得起一间两千呎的楼，而此地连花园近三万呎。”他苦笑。“妈妈极富有。”

“她做生意？”

“有些投资吧！本地不多，多半在国外。”他皱眉。

“妈妈的慈祥，温柔外，也有精明的一面。”

“安悌年轻时的美丽一定倾国倾城。”她由衷的。

“是——吧！”他居然承认了。“但倾国倾城又有什么用？也要在一些条件下妥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不明白。

“啊——没什么，没什么，”他自知失言。“进去吧！”

她不再问，心中却在想，是否有一个故事？

起居室里，宋夫人正在看电视录影带，是看出名的长剧《豪门恩怨》。写德州富豪们的家庭纠纷和感情。

姁宜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她知道象电视里的大牧场，大屋子，大公司在美国已算一流的了，这个片集颇真实，所以能长时间屹立不倒。

刚坐下，宋夫人“啪”的一声用遥控机关了电视。

“小儿科。”她轻轻吐出三个字。

小儿科？指什么？电视情节，电视里形容的富豪？

“看过这电视剧吗？”宋夫人问。

“看过了，美国比此地早一季播，很受欢迎。”姁宜答。

“你不觉得它虚假吗？豪门是那样的吗？那些编剧太没见过世面，太没有想象力。”

“妈——”怀远欲言又止。

“难道不是？小儿科。”宋夫人轻视的。“开饭吧！”立刻有女工人出去吩咐厨房，立刻有人忙碌起来。

“下午不出去玩玩？”宋夫人雍容的问。

“我想游泳，姁宜想看电影。”怀远说。

“那么依姁宜吧！”宋夫人温柔却果决的说：“太阳这么晒，何必游泳？”

“其实——我没有意见。”姁宜不好意思。

“女孩子不能没有主见，”宋夫人说：“没有主见的女人到那儿都吃亏。”

姁宜偷看怀远，两人会心微笑。

“是。我们下午就看电影。”他是百依百顺的儿子。

“你已经习惯下来了吧！孩子。”宋夫人对着姁宜。

“是，是，当然。”她立刻说，“我还担心住在这儿这么舒服，什么都不用动手，以后回家时，恐怕什么都不会做了。”

“那就在我们这儿住一辈子吧！”她淡淡的。

姁宜大吃一惊，住一辈子？那怎么行？她看怀远，他眼中也是难懂的光芒。住一辈子？

住久了，姁宜发现宋家是没什么客人的。

不止没有客人，连朋友也不见。除了宋怀远外出教书，星期天全家上下做礼拜外，宋家的孤立，象个孤岛，和外间鲜有联络。